

書 評

蕭 麗 華*

蕭 馳

《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

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2012 年，共 3 冊。第一卷《玄智與詩興》，367 頁，ISBN 9789570838589；第二卷《佛法與詩境》，367 頁，ISBN 9789570840339；第三卷《聖道與詩心》，328 頁，ISBN 9789570840360

蕭馳先生是自陳世驥在北美倡導「中國抒情傳統」學術型態以來的重要學人，所著《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一套書計三卷，第一卷《玄智與詩興》，第二卷《佛法與詩境》，第三卷《聖道與詩心》，分別討論六朝至明清階段抒情詩學與儒、道、釋三大文化思想會通所產生的詩歌美學。本書可以說是學貫中西，會通文學與思想，能發現詩歌美學關鍵之巨著。

以詩歌發展歷史來說，六朝是詩歌與玄學交會的時代，遊仙詩與山水詩因而蔚為大觀，詩歌的形式美與精神美也由此定調；晉宋到唐代是詩歌與佛學互涉的時代，山林詩境與意境論詩學大興，詩歌由是登上「內在文字」的空間世界；明清時代是宋明理學開花結果之後，產生對詩學更深刻的反思，船山詩學因此成了詩歌與文化思想高度融合的集大成者。這套書綜合著這幾

2015 年 7 月 12 日收稿，2015 年 7 月 13 日修訂完成，2015 年 7 月 16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教授。

Hsiao Li-hua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pplication at Fo Guang University, Yilan.

大面向，是一部真正能進入中國傳統詩學與文化思想內涵，重新發現「詩興」、「詩境」與「詩心」的巨構。本書累積作者十幾年的沉思、辨學，始能匯川入海，成就泱泱江海般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為學術界開拓出深刻的詩心、詩理與文學生命空間。

第一卷《玄智與詩興》以魏晉正始、嘉平之交至劉宋元嘉初年的兩百年為背景，此時期中國抒情傳統完成了詩中詠懷、詠史、懷古、山林遊仙、山水、田園等重要主題和題材的開拓。本卷探討了此一時期詩學觀念中種種新異與玄學論題的內在聯繫。這些觀念包括：自省式體驗的書寫、對當下心境的珍攝、對個人哀樂的超越、對自然生命原發精神的彰顯，以及抒情自我的再創造等等。整體呈現詩人內在與超越世界之間圓融之道的探求與玄學圍繞「自然」範疇的詮釋。這些發現正好讓讀者瞭解六朝詩人如何解決存在的危機感，詩人各自以不同的生命和人格辨證提供詩歌新視域及新的知覺系統，本卷因而重新發現「詩興」，也因而開創出深層的詩歌美學。

《玄智與詩興》以〈魏晉詩歌的思想之旅〉為導論，全卷涵蓋〈〈古詩十九首〉詩學特質與詩史地位再檢討〉、〈王弼易學與中國古典詩歌律化之觀念背景〉、〈阮籍〈詠懷〉對抒情傳統時觀之再造〉、〈嵇康與莊學超越境界在抒情傳統中的開啓〉、〈郭象玄學與山水詩之發生〉、〈陶淵明藉田園開創的詩歌美學〉等篇章。作者對〈古詩十九首〉之「戲劇性獨白」與「留作歇後」的激詞詭調有獨特的體會；對王弼易學「異類具存」的新宇宙觀影響山水詩人俯仰寥朗無涯的擬範，有深入的思辨；對詩歌聲律與對仗所形成的「宇宙秩序感」有全新的詮釋；對阮籍開展的個人書寫時代有更上一層的推論；對嵇康「泊然無感」的精神自由與內在超越有源自王弼易學的新解釋；對陶淵明詩「從神聖降落到世俗的低調姿態」以及陶淵明如何重新標示出魏晉詩人自我形塑的自傳性，有極深細的詮析。總之，全卷之內涵琳瑯滿目，處處有令人驚喜的發現。

第二卷《佛法與詩境》共收作者六篇文章：〈大乘佛教的受容與晉宋山水詩學〉、〈如來清淨禪與王維晚期山水小品〉、〈中唐禪風與皎然詩境觀〉、〈洪州禪與白居易閒適詩的山意水思〉、〈釋子的苦行精神與賈島的清寒之境〉與〈玄、禪觀念之交接與《二十四詩品》〉。這些作品是作者從 2003 年到 2005 年期間融合中西詩學與佛學思維的系列思考成果。作者採「歷史主義的方

法」，透過歷史軌跡，考察東晉至晚唐五代之間佛教對中國詩學觀念的影響，不僅仔細分辨歷史宗派，考察詩人與某某宗派的具體關聯，強調歷史現象之不可重複性；同時也是企圖確立一中心問題，並以一系列個案研究，發現文化形式之持續變化，來證成這個中心議題。簡而言之，作者希望以各個個案研究來凸顯東晉至晚唐五代六百年之間詩學觀念在佛教影響下的變化。展現了來自內典之「境」所標示的中土文學，在匯入新因素之後的發展樣態。其中主要有：確立非對待的、私情淨盡的無相自我，開發個人感覺中的獨得自識，以及截斷衆流之後生命景象的孤清夔絕。

漢末佛教自天竺入華夏，影響被於藝苑，抒情傳統因之嬗變。佛教與文學不斷互涉的關係，使文學在內容、題材、形式、手法等等方面都有新的影響與特色。或許因為佛法甚深微妙，許多人在從事文學研究的過程，多選擇繞過佛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不正面處理。「佛教文學」概念不彰，研究人口微少，或許與這個因素有關。本卷作者自云，過去他總是迴避這個範疇，但多年後反而發現這樣的研究態度「令自己汗赧」，因此本卷可以說是一個文學研究者的自覺與發現，作者慎重地正視佛教影響文學的幾個個案，以南朝的山水詩為起點，提出上述六個佛教在中國詩學中產生新觀念的重要議題。

〈大乘佛教的受容與晉宋山水詩學〉一文，從佛玄交流的時代開始觀察佛教對山水詩的影響，作者發現山水詩大家竟然多數與佛教淵源甚深，佛教與山水詩有著「山居」的共同特質，支遁和慧遠的「山水佛教」成就宗炳的山水畫論與大謝的山水詩。〈如來清淨禪與王維晚期山水小品〉一文，作者以王維晚期山水小品的獨特文類品質為焦點，分析其中受「禪」影響的「尺幅小景」、「單純性直觀」、「個人體察的幽玄意趣」等詩歌美感特質。〈中唐禪風與皎然詩境觀〉一文，觀察中唐流行於江左的洪州、牛頭和天台宗禪理對詩境說的催化作用，並以皎然詩的「禪中境」為至高「境位」，結論出詩境的超時間性與虛空性，以之顛覆了過去「感物說」的抒情美學。〈洪州禪與白居易閒適詩的山意水思〉一文，討論由盛唐如來禪過渡到中唐洪州禪之後的詩境變化，作者以馬祖道一洪州禪的日常性來解讀白居易詩之淺白特徵與「無事」題旨，結論出中唐禪風之日常性，正是影響中唐詩風乃至宋詩走向日常化與世俗化的主因。〈釋子的苦行精神與賈島的清寒之境〉一文進入中唐另一荒寒苦吟詩風，作者則以賈島為代表，從日本禪文化「侘び」的美感意識入手，

以頭陀行的特徵詮釋賈島詩歌中荒寒的美感特質。這篇文章架構頭陀行的心靈世界與「佗び」的美感特質之匯通，用以詮釋賈島的獨特詩風。這個詮釋，圓滿地解答了賈島詩歌主題思想的源頭及其美學特徵，是一篇不但具獨創性論述，又能貼切詩歌美學的成功之作。最後作者在〈玄、禪觀念之交接與《二十四詩品》〉一文中，提出玄、禪交接的新視野來結束其詩境論的系列觀察。作者自云採所謂「建設性」研究的方式——從「《二十四詩品》的思想文化和詩歌藝術」雙向，分別以歷史文化判斷與《詩品》內容之內證來確立這個新視野。司空圖《詩品》本身的文字空靈剔透，不著痕跡。作者能在其間辨析出玄禪交融的內容，是全文最大的建樹。作者先以「玄學觀不可窮究《二十四詩品》」作辨證，用「聯類」、「感動」為論述主軸，以《易》、老、莊為輔證，適時加入 Kiyohiko Munakata (1928-)、Marcel Granet (1884-1940)、Joseph Needham (1900-1995)、Roman Jakobson (1896-1982) 和 T. S. Eliot (1888-1965) 等人的論述，使唐前玄學化的詩論得以清晰呈現；而後，作者切入「士子禪和中晚唐『非感物』傾向」，帶出唐以後玄禪交接，詩論由「感物」、「聯類」轉為「非感物」的歷史文化議題，最後才進入全文的核心「境」論的產生，以「從生生之流揪出的『境』」為主而又無法褪出「勢」論的傾向作為《二十四詩品》詩觀之結論，為《二十四詩品》歷來爭論不休的玄學屬性或佛學屬性，提出有力的辨證。

從這六篇文章的思考重心來看，作者所欲確立的中心問題，正是「詩境」此一詩學史上重大議題。作者透過禪學的演進、文化形式之持續變化，來觀察詩境理論之演化、作品之實踐，使中國傳統詩學之「境」說，在本卷之中以六個世紀、六個個案，充分舒展鋪衍出來。作者在討論的過程中，同時也帶出詩境說的超時間性與尺幅山水的空間特質。本書更因此而為六朝入唐的山水詩議題，開創了全新的視野。加上作者注意到佛教強調個體心靈功能的因緣網，以之觀察「境」為詩人與世界相互交融的「緣在」，使傳統「感物」詩學的心物關係因著這一連串的解析而更精微地呈顯其變化。整體而言，這是一部問題意識清晰，貫通詩學歷史之思辨，全卷論證綿密，旁徵博引，在中、西、日本等美學與文論系統下有周延的論辯，是極具詩學反思的佳構。

第三卷《聖道與詩心》，包含〈宋明儒的內聖境界與船山詩學理想：兼論詩美形態與生命情調〉、〈船山詩學中「現量」義涵的再探討：兼論傳統「情

景交融」與相關系統思想〉、〈船山天人之學在詩學中之展開：兼論「情景交融」與儒家生命智慧〉、〈船山以「勢」論詩和中國詩歌藝術本質：兼論抒情藝術與無定體宇宙觀〉、〈船山對儒家詩學「興觀群怨」概念之再詮釋：兼論抒情傳統本體意識與人類存有觀〉、〈詩樂關係論與船山詩學架構：兼論傳統詩學與中國思想中超形上學〉等六個論題。作者認為船山詩學既與玄學詩學又與佛學詩學態度判然，從另一種意義上，卻不妨看做二者的某種合題，不啻為中國古典詩學諸思潮的匯流，值得吾人據以反思有關抒情傳統的論述。

以宋明儒的內聖境界來看，船山詩學強調的是心體的道德創造所達致的宇宙生命與性體之貫通，詩歌創作應該也是詩人體現趨向內聖境界的一種過程；以相宗來說，作者為船山詩學「現量」說開創三層意涵，思辨獨到；以中唐以下「取勢」詩學的發展來說，作者為船山詩學開出易學與史學的解釋，使之回歸詩之本質；以「興觀群怨」詩之「四情」而言，船山詩學強調當下即目又追求象外、清空；以詩樂關係而言，作者凸顯船山詩論的詩的聲情之美乃思想之「轉喻」。凡此種種，可以看出宋明理學以後，王船山是古代中國罕見的集大思想家與大詩學家於一身的人物，傳統詩學的許多重要觀念，詩人浩渺之志與情景交融的重要論題，都在船山詩學中得到更上一層的解釋，這是本卷在諸多船山詩學研究上獨到的發明。

然而任何一本巨著總有些待商榷的問題。依個人淺見，第一卷推論嵇康的山水詩時，有導入仙境山水的傾向，這與文學史上「模山範水」的山水詩之繩削度合畢竟不同。又如，〈洪州禪與白居易閒適詩的山意水思〉一文中提出白居易「無事」禪旨的日常性，在宋代為邵雍到陸游的許多詩人所繼承。這點顯然推論過當，北宋自蘇黃詩倡導成風之後，詩歌已走向日常性，南宋詩人及理學家詩作和白居易之間不見得有必然的聯繫。三如，〈僧人苦行精神與賈島的清寒之境〉一文以「頭陀苦行」作為賈島的心理認同，未見歷史根據，更無法呈現中國禪宗文化真正的「林下風流」。可見作者雖然思辨縝密精微，學貫中西文哲，仍然有些許議題推論過度，或許不能全然符合文化與文學歷史的真相。

無論如何，中國詩學從孔子「思無邪」的觀念開始，老子以「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物我一體、天地合一的觀念為基礎，莊子主張「無待」以臻於非對象化的、御天地之氣的境界，佛家以「空寂」為美……等等，在文化歷

史上各自都對詩學產生關鍵性的影響，都會通成為詩歌美學的精神審美空間。本書的諸多發現與論述，無疑為詩歌美學發展釐清了脈絡，打通了關節，而且詮析精微，深具啟發性。

陳世驥先生在「美國亞洲學會」1971 年年會「比較文學組」的開幕詞中提出〈中國的抒情傳統〉一文指稱：中國文學相較於西方偏於史詩與戲劇之傳統，可稱為一種抒情的傳統，作品以表達作者內在的自我為主。從此「抒情傳統」說在港臺美洲大為流行，經過高友工、蔡英俊、呂正惠、柯慶明、張淑香、龔鵬程、鄭毓瑜、蕭馳、孫康宜、林順夫、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浦安迪（Andrew Plakes）等不少學者的推衍、引申、論述，成為濫觴於北美、流播於亞洲的極具詮釋力的解釋系統，在中文研究界影響深遠。這批學者努力的正是在文學中發掘與現代批評相通的觀念，同時重視中國文學的文化本質。誠如蕭馳先生自陳：「詩情即哲理之所本」、「踏著中國詩與哲學二者往還之關捩，此即所謂文道合一之所本。」（《玄智與詩興》，頁 vi）作者本書對「詩之理」與「詩之道」融合為一的努力，非常值得崇敬；其中的發明與建樹，也非常值得詩學研究者省思。